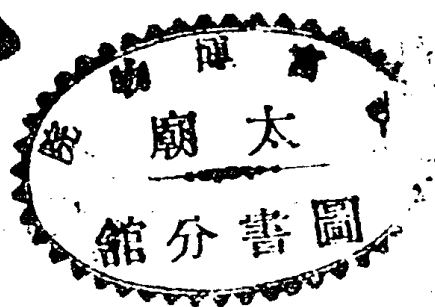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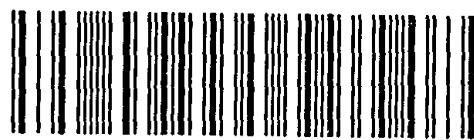


王朝佐著

四十四年落花夢





3 0649 3747 1

四十四年落花夢

王朝佑著

序

近年中國出版界，汗牛充棟，美不勝收，尤以現代作家，大率皆奮發有爲之士，學問淵博，筆法犀利，文壇健將，國中碩人，淺薄如予，豈敢妄列于著述之林，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擇焉，當國事杌隳之秋，正吾人自決之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日之果，卽前日之因，探本追源，歷史尙焉。

歷史者，所以鑑既往，測來茲，而整備現在之良劑也，國事凋瘵，國民之咎，民族困憊，民族之過，不能遷怒于他國，亦不能卸責于他族也，自身百孔千創，無法彌補，無怪他人乘隙而入，欲振國家之雄威，必先洗面而革心，欲挽民族之頹勢，必須臥薪而嘗胆，前例昭然，絲毫不爽，固無待于嘵嘵也。

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中國不患無治法，而患無治人，數十年來，以無謂之黨爭，陷人民于水火，採外國之邪說，乖聖賢之大道，假使由今日起，人人責己，人人改過，深知孝弟忠信是何物，禮義廉恥是何事，不慕虛榮，不驚高遠，恬淡爲懷，勤儉自持，舉國之內，養成親愛之風，親仁善鄰，盡是兄弟之情，果如是，而謂干戈不寧息，和平不恢復者，吾不信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鄆城 王朝佑誌

例言

一，本書根據正確之事實加以公正之評語筆則筆削則削大義凜然確合春秋本色

一，本書搜集材料爲時頗久倘有翻印必加嚴究

一，本書印刷時日友難波翔一先生助力甚多特此誌謝

一，本書預約券北京張仁齋先生福建林朗蓀先生購買多張至爲感謝

一，本書只一薄冊而搜集材料預備印刷種種困難筆難盡書定價二元並不爲多

一，本書由著者一手發行輔助廣告社一家代售

四十四年落花夢

四十四年落花夢

王朝佑著

緒論

忽然而天也，忽然而地也，忽然而日也，忽然而月也，忽然而晝也，忽然而夜也，忽然而陰也，忽然而晴也，忽然而春夏秋冬也，忽然而風雨霜雪也，忽然而生老病死也，忽然而喜怒哀樂也，忽然而嫉妬排斥也，忽然而愛護援助也，變幻復變幻，循環又循環，千百年如一日，億兆衆猶一人，所不同者，黃與白耳，東與西耳，進步與退化耳，破壞與建設耳，正統與異端耳，因正統與異端不能並立之結果，遂釀成滔天之巨禍，長此以往，人類之浩劫，將伊于胡底，吾生也晚，不能觀堯天舜日，共享太平，吾生也早，不能見天塌地陷，與生物同歸于盡，吾偏生于腥羶爛臭，卑鄙惡濁之今日，自歎運蹇，自歎命乖，自歎道德未至，自歎罪孽未盡，只有努力，爲賤軀保殘喘，只有掙扎

628.2

113

2

A213724



，爲民族留福根，吾學問有限，不敢言著作，但一腔熱血，不能不發，如鯁在喉，不得不吐，吾無叱咤風雲之雄心，而有發洩悶氣之毛錐，毀耶譽耶，所弗計已，是耶非耶，甚願聞耳。

四十年前之形形色色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李鴻章爲參列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而赴俄都，李在俄都與威次台及勞巴諾夫，關於建築東清鐵路問題，締結中俄同盟密約。

此密約，中國人嚴守秘密，而日本則宣之于報章，登之于雜誌，盡力宣傳矣，蓋俄國野心勃勃，侵略滿洲，計劃已久，乘李赴俄都之便，簽訂此約，于俄則有大益，于中國則有大損也，而日本對此，尤感不安，誠以滿洲若爲俄國所有，則危及日本之國防，東亞將從此多事矣，故盡力制止之。

湖廣總督張之洞，鑑于中日戰爭，中國人有研究日本之必要，乃派胡宗瀛唐寶鐸等十三人，留學日本，研究軍事，語言，文字等科，自是

以後，中國各省，派赴日本留學者，逐漸增多。

我國人向來是不受教訓，不知覺悟，明治維新，國人何嘗不知，乃以姘以嬉，荏苒送日，直到大禍臨頭，始憬然覺，恍然悟，然而晚矣，即以留學界言之，除懷抱主義，熱心國事者外，大半徒耗金錢，不求實際，所以學生雖多，而有用者甚少也。

是年政府派盛宣懷爲鐵路督辦，伍廷芳爲駐美公使，羅豐祿爲駐英公使，黃遵憲爲駐德公使。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中英條約成立，（修正緬甸及中國境界，）與法國約定，安南之東京境界，不得割讓，三月，與比利時在武昌締結蘆漢（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之契約，八月俄國開始建築東清鐵路，十月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發生教案問題，襲擊德國教堂，殺害宣教師二名，德國乘機派遣軍隊，于十一月佔領膠州灣，因朝廷內部之動搖，與地方政治以極大之反映，故爲列國所乘，而來中日戰後之三國干涉，于是德國要求租借膠州灣，俄國要求租借旅順口，大連灣，法國要求租

借海南島，而彼等侵略東亞之假面具，全部揭開矣。

我國自鴉片戰後，于道光二十二年締結南京條約以來，門戶洞開，肺腑俱見，外人予取予求，政府不敢留難，激昂慷慨之士，抑鬱悲憤，不可遏止，朝廷內部，意見極不一致，庸臣誤國，千古同慨，而少數愚昧之民，竟敢興風作浪，動搖國本，釀成大禍，豈非天哉，假使無南京條約，中國何至有仇洋之舉，假使無拳匪事件，清社何至及早而屋，凡事均有運數，固不可以人力勝也，其然，豈其然乎。

光緒二十三年朝廷之威信，逐漸喪失，內有宦官武將之互爭，外有歐美各國之壓迫，政府之政治設施，殊覺焦灼，自光緒二十一年以來，法，德，俄三國，要求租借土地，爲英所制，英國並與中國政府約定，楊子江一帶，與英國有多年之利害關係，不能割讓于任何國家，確保英國在長江之利益，三月六日，德國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成立契約，俄國亦繼續于是月二十七日，締結關東州租借條約，與東清鐵路續約，且獲得旅順大連二十五年租借權，並將東清鐵路與旅順大連相銜接，又在營口鴨綠江間，沿岸適宜之地，有設置支線之權利，此等

情勢，與中國之將來，有甚大之影響，似此無際限之土地割讓，日本國防上亦受其脅威，于是日本亦照會中國，福建省不得割讓，亦不得租借，中國允之，此四月二十二日之事也。

前清末季，親貴當道，政以賄行，官以貪稱，內政支離滅裂，外交俯首聽命，喪權辱國，人民遭殃，外國愈逼愈緊，庸臣無所措手足，大好河山，日趨潰爛，哀我民族，將無才遺，所以革命思潮，澎湃激烈，憂國志士，均歎國家之將亡，而思有所奮發矣。

英國于四月，在九龍開闢商埠，未幾李鴻章與英國公使締結中英香港租界擴張條約，五月二十一日，日本軍由威海衛撤退，英國爲對抗德國租借膠州灣，而要求中國于七月一日締結租借威海衛條約，至十一月十六日，法國政府壓迫中國締結租借廣州灣條約，中國亦承認法國之要求，于是中國全土，均受歐洲諸國之蹂躪矣。

諺云，創業容易守業難，誠然誠然，中國因國體不善，朝代屢更，無辜小民，飽受災殃，可歎可歎，當聖明之世，尙可安居樂業，一逢亂世，則手忙脚亂，莫知所以，各國侵略中國，朝廷竟無準備，任人宰割，不加愛惜，豈非喪心病狂之極，迴憶先人締造之艱

，而竟敗于宵小之手，貽後世無窮之禍根，招將來莫大之殺機，當時誤國諸人之肉，尙足食乎。

光緒二十四年朝廷內部紛爭日烈，光緒帝下詔定國是，宣佈中外，決心改革政治，恰有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荐康有爲爲政界革新首領，光緒帝召見康有爲，詢以變法自強之策，深爲嘉納，戶部尙書翁同龢亦盛稱康之才能，于是委康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當政治改革之任，康之門生梁啓超，亦被登用，與康共謀興革，公佈新法令，此事遂爲西太后所聞。出以敏捷果斷之手段，於是年九月由頤和園遣返紫金城，幽閉光緒帝于南海之瀛台，西太后垂簾聽政，掌握大權，如電光流火，舉世震驚，所有由康梁獻策而發佈之一切政令，全行撤銷，並下令逮捕康梁徒黨，將協辦大學士翁同龢湖南巡撫陳寶箴革職，侍郎張蔭桓處以流刑，侍郎徐致靖加以監禁，御史楊深秀，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均處以死刑，此所謂戊戌政變是

也，康有爲逃赴香港，梁啓超匿居天津，而亡命日本，西太后任李盛鐸爲駐日公使，以榮祿爲直隸總督，統制宋慶之毅軍，董福祥之甘軍，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及北洋各軍，西太后之獨裁政治，漸見露骨，守舊派之活躍，日加猛烈，以端郡王爲盟主，而釀成二十六年之義和團事變，朝廷內部之紛亂，達于極點，國家之威信喪失；天下漸有騷動之狀態矣。

光緒帝慨于國家之積弱，毅然變法，任用康有爲，公佈新法令，堂堂正正，往前邁進，何嘗非中國復興之絕大良機，奈守舊諸人，腦筋腐敗，昧于大勢，視變法爲畏途，以遷延爲能事，加以西太后之剛愎自用，任用匪人，妄自尊大，不肯順應世界之潮流，以致康梁等一腔熱血，滿腹經綸，付之流水，而六君子梟首于市，抱恨終天，中國從此一蹶不振，百孔千瘡，無法彌補，嗚呼，一言興國，一言喪邦，此種樞機，間不容髮，夫報國在忠，治國在明，從政在勇，苟不明不勇，而自以爲盡忠，則誤國殃民，爲天下後世所竊笑，非君子所應取也。

戊戌政變之巨錯，純爲朝廷內部勢力競爭之結果，然國家革新之思想

的新潮流，則蓬蓬勃勃，風起雲湧，而充滿于國內，漢人對於滿洲朝廷之惡感，與日俱深，中國有識之士，對於新興日本之實力與立憲政治之真諦，頓受刺激，以爲專制政治，實足以亡國，何如實行革命，拯救蒸民，于是革命意識，瀰漫于青年之腦髓，而紛紛留學日本，當時擔當理論的與實行的責任者，乃新進之孫文是也，卽于是年，由留學生中之黃興，胡漢民，汪兆銘，宋教仁，李烈鈞等，在東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推孫文爲總裁，宣佈中外，發行「民報」，以章炳麟爲主筆，梁啓超發行「清議報」，散佈于上海香港及其他主要都市，革命思想之澎湃勢力，及于全國，然則辛亥革命之原動力，日本實爲其搖籃。

是年恭親王奕訢 翁同龢逝世

中華民國之產生，日本實爲益友，假使孫文等無日本頭山滿及犬養毅等之援助，則革命何由而成，夫革命之成功，由于國政之不綱，而成功之根本，則不能不歸功于東鄰，東

鄰對於中國人，向持親善主義，補助政策，只要有志士仁人前往日本，日本或待之以國士之禮，或處之以丈夫之義，充分發揮東亞之真精神，表示黃種之舊道德，此固爲日本之國民性，而我國得此良友，誠爲莫大之福也。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以增祺爲盛京將軍，四月二十五日，中俄兩國，關於遼東半島租借地議定書，簽字，五月，山東省義和團起事，扶清滅洋，十一月袁世凱代毓賢爲山東巡撫，李鴻章代譚鍾麟爲兩廣總督，十二月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立爲皇太子，凡黨于西太后之諸臣，日愆愆西太后廢光緒而立溥儀，宮中紛亂，達于極點，西歐諸國侵略中國之稍遲者，厥爲美國，而美國對於中國，以獲得發言權爲目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主義，盛唱于關係列國之間，而求其答復。日，英，德，法，均于是年，予以承認。

中國海關，始採用日本人。

戊戌政變以後，舊黨抬頭，新黨失敗，光緒以英明之主，而遭幽禁，端王以排外元兇，而其子爲儲貳，毓賢造成拳匪之禍，美國倡爲均等之說，中國內外，可謂多事之秋，而

盈廷諸臣，竟泄泄沓沓，不知振奮，然則清室不亡于太平天國，不亡于拳匪事件，而亡于辛亥革命，抑亦晚矣。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駐紮北京各國公使夫人，覲見西太后于儀鑾殿，四月山東省出現之義和團匪，勢力浩大，侵入直隸，按義和團匪，于光緒二十四年，五六月間，卽已在山東之清平，冠縣，定陶等處起事，欲排斥山東巡撫毓賢，而毓賢稱拳匪爲義民，並謂其有卓越之實力，報告于朝廷，端郡王及協辦大學士剛毅等信之，欲利用拳匪，以排斥外人，匪勢愈見猖獗，五月二十日，義和團匪破壞鐵路，斷絕北京至天津之交通，遂入北京，圍攻各國公使館，八月十四日，各國聯軍進北京，西太后與光緒皇帝走宣化府，又由山西太原府，移往陝西西安府。

愚民無知，妄滋事端，朝廷不加禁止，反助長之，推厥原因，在于毓賢之朦蔽，與朝臣之昏庸，以致聯軍進京，兩宮蒙塵，遺千載莫大之羞，爲子孫留無窮之禍，夫破壞鐵路，野蠻之舉動也，圍攻使館，不量力之行爲也，徒逞一時之忿，而鹵莽滅裂若此，其將

何以爲國乎。

團匪事件，明白暴露清朝之末路，此種暴舉，其對外的，不得不蒙致命的打擊，其對內的，則挑發革命的思想，是年六月，廣東省惠州興中會之鄭士良等，樹立革命旗幟，事未成，而日本人山田良政戰死，八月湖北之唐才常起革命，號稱自立軍，爲張之洞所探知，同志二十餘名，悉被誅戮，日本人甲斐清等參加此舉，列國方面，在義和團講和談判時，於十月十六日，英德兩國，關於中國領土之保全，協商成立，俄國極東總督阿來其賽夫與奉天將軍增祺締結旅順條約，欲掌握滿洲軍事行政之實權，此種狡猾手段。實在可怖。

十二月十九日日本以小村壽太郎爲駐華大使。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與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是也，我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各國協而謀我，任人宰割，任人擺弄，而毫不能自主，此種恥辱，何時可以洗刷，假使國是定，認識清，按步就班，徐圖恢復，何嘗不能轉危爲安，昔越王句踐之沼吳，衛文侯之發憤圖治，皆一念羞恥爲之也，哀莫大于心死，罪莫甚于不知恥，盈廷諸臣，對外既奴

顏婢膝，無怪媚外者之日多，而國威墜，民生敝也，可勝歎哉。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設立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九月七日，義和團事件最終議定書簽子，派醇親王載灃爲赴德謝罪使，派總理衙門大臣那桐赴日本，懲辦元兇，賠償各國四億五千萬兩，設定公使館地域，及保管區，朝廷失信于天下，而全滿洲遂遭俄國之蹂躪，事變之結果，流端郡王載漪載瀾於新疆，永遠監禁，英年趙舒翹處死刑。

是年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以慶親王奕劻爲總理，王文韶爲會辦，瞿鴻禨爲尙書，十二月西太后及光緒皇帝由西安還京，重臣李鴻章。十一月七日逝世，諡文忠，時年七十九。

愚民肇禍，親貴被戮，賠償鉅金，國弱民貧，喪失土地，貽後世憂，嗚呼，中國之國恥，莫甚于此時矣，所以慷慨之士，激昂奮發，思有所改革而圖補救，北走胡，南走越，啼泣號呼，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矣，中國立國五千年，民族蕃殖四萬萬，其不能揚眉吐氣若此，是國民之過歟，抑執政者之咎乎。

三十年前之見見聞聞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以吳汝綸爲北京大學堂總教習，四月八日，關於滿洲交還之中俄協約，使奕劻，王文韶，與俄公使賴薩爾共同簽字，十月一日，俄國由錦州撤兵，在第一次撤兵期間，奉天西南部之遼河區域，亦全部撤兵，是月也，以張之洞爲兩江總督，端方爲湖廣總督，汪大燮爲日本留學生監督，是年，劉坤一逝世，謚曰忠誠。

京師大學堂，創設于清季，主其事者，多爲三品京堂，其教習亦皆翰林進士，學生均是七品小京官，一面上課，一面上衙門，頗逞一種特別現象，此在變法之初，殊無足怪，俄國壓迫中國，亦是因中國腐敗所致，所以變更人事，振作勇氣，亦是朝廷勵精圖治之意也。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八日，爲俄國由滿洲第二次之撤兵期，而奉天省之餘部，及吉林省之全部，俄國竟不履行協約實行撤退，不但此也，對於中國反有重大之要求，於是日，英，美，三國，向中國發出警告

，乃派慶親王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岑春煊爲兩廣總督，錫良爲四川總督，李興銳爲閩浙總督，四品京堂鄭孝胥爲廣西邊防督辦，是年，榮祿死，謚文忠，年六十八，中國受日俄關係惡化之影響，且因義和團事變，朝廷之威信，極爲不振，而革命黨蓬蓬勃勃，漸有寔力行動之計劃，二月，李紀堂等在廣州起事，世人之神經，大受刺激，幸官方發覺尙早，未致釀成大故耳。

俄國對中國，包藏禍心，匪伊朝夕，不但不撤兵，反有重大之要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日，英，美等國，不能坐視，乃向中國發出警告，朝廷始有人事之變動，而日本因滿洲若失，朝鮮卽危，朝鮮危則日本國防上必受莫大之脅威，于是有種種準備，以資抵制，至于中國，因義和團事變之大錯誤，朝廷喪失威信，革命黨乘機而興，若非措置得宜，則清室危矣。

光緒三十年二月，日俄開戰，七月，以魏光燾爲閩浙總督，李興銳爲兩江總督，九月，李興銳卒，以周馥代之，英國西藏新條約，於是年九月簽字。

日俄之戰，勢不能免，俄國侵略滿洲，得寸進尺，日本慄慄危懼，加以清政不綱，甘蒙喪師失地之羞，而不知振作，東亞禍水，卽爲俄國，于是日本挺身而出，以挫其勢，論情論理，日本此舉，不得謂非東亞之功人，英國妬日本之戰俄，乃亟亟于西藏新條約之簽字，其用意不問可知，總之，中國積弱，列國視爲禁臠，若無日本撐持其間，則中國之地圖，早變顏色矣。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以升允爲閩浙總督，三月，轉爲陝甘總督，四月，以趙爾巽爲盛京將軍，六月，以張之洞爲粵漢鐵路督辦，日俄戰爭，日本大勝，八月，因美國之斡旋，開始講和談判，中國政府爲明瞭各國之政治文化，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赴東西洋各國，實地考察，載澤等。出發時，在正陽門車站，爲吳樾所殞擊，載澤，紹英負傷，中止起身，十月，以肅親王爲理藩院尙書，根據日俄講和條約，關於中日協約問題，日本派小村壽太郎爲全權大使，中國政府派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爲全權委員，共同商議，於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十次之會議而完結，

是月二十二日簽字，卽所謂「滿洲條約及附屬協約」是也。是年長沙闢爲商埠，湖南省湘潭及常德均闢爲商埠。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因吳樾一炸彈而大受驚惶，然吳樾已血肉橫飛矣，此爲中國革命之發軔，固不能不犧牲人命也。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考察憲政大臣載澤，受朝廷之命，赴日本及歐美視察政治，偕隨員李盛鐸，尙其亨至日本，二月十六日。醇親王王子溥儀誕生，七月，宣佈籌備立憲之上諭，八月，發佈以十年爲期，禁絕鴉片之命令，又公佈新聞條例，是月也，以端方爲兩江總督，周馥爲閩浙總督，未幾，以岑春煊爲雲貴總督，周馥爲兩廣總督，丁振鐸爲閩浙總督，十月，江西省萍鄉之哥老會黨起事，旋被官軍討平，是月湖南省瀏陽革命黨舉事，萍鄉之煤礦工人，起而應之，亦爲官軍所破，而歸於鎮定，此二種革命的舉動，皆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所主謀，中國政府，嚴重要求日本，驅逐革命黨員出境，而孫文等

亡命安南，卽此時期也。

禁絕鴉片之命令，屢發屢停，可見中國人辦事不澈底，假使當時有斷然禁絕之決心，則鴉片何至流毒至今，哥老會有絕大之潛勢力，而清廷不知消患于無形，反被同盟會所利用，中國政府雖要求日本驅逐同盟會黨員出境，然非治本之策，故有死灰復燃之日也。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以岑春煊爲四川總督，錫良爲雲貴總督，丁振鐸休職，以松壽爲閩浙總督，三月，改盛京將軍爲東三省總督，以徐世昌任之，于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以唐紹儀爲奉天巡撫，朱家寶爲吉林巡撫，段芝貴爲黑龍江巡撫，更以岑春煊爲郵電部尙書，以趙爾巽爲四川總督，然是年人事之異動，殊爲頻煩，四月，以岑春煊爲兩廣總督，七月，以張人駿代之，是月以張之洞爲大學士，趙爾巽爲湖廣總督，陳夔龍爲四川總督，張之洞，袁世凱爲軍機大臣，楊士驤爲直隸總督，其他閣員之變動，亦極紛擾。

觀于清廷人事之變遷，而知樞府之恐慌，蓋外有列國之壓迫，內有革命黨之擾亂，手忙

脚亂，達于極點，推厥原因，何嘗非新舊之爭，而致國家有重大之危機耶。

因人事變動之頻煩，而知清廷內部之動搖，革命黨普及于各省，伺隙而動，但事機不密，旋爲官軍擊破，其中最要者，卽安徽道員徐錫麟是也，徐爲浙江紹興人，糾合同志，設立光復會，爲革命之機關，六月，與革命黨女傑秋瑾女史，及陳伯平等在紹興府起事，先殺安徽巡撫恩銘，而被官軍擊滅，革命黨諸首領，悉被鑿殺，十一月孫文，黃興等，潛入安南，襲擊廣西省鎮南關右輔山之砲台，連奪砲台三座，然終被大部之官軍擊退。

派汪大燮，于式枚，達壽等，赴日本及英國，考察憲政。

徐錫麟于恩銘閱兵之期，而刺殺之，全國震動，秋 被誅，舉世驚駭，孫黃攻擊鎮南關，又爲革命黨赫赫之舉，此皆爲根本動搖之狀，而清室之運數終矣。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日本輪船二辰丸因秘密輸入軍器之嫌疑，在廣東被中國方面捕獲，日本提出嚴重抗議，所謂二辰丸事件，藉以收買民

心之昂奮，忽而排斥日貨之事發生，四月，雲南省起革命，佔領河口，南溪各地之砲台，蟄居安南海防之黃興等，亦齊集河口，分兵攻取蠻耗，開化，蒙自等處，官軍處置得宜，一一恢復失地，六月公佈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八月慶親王奕劻等，進呈憲法大綱，宣佈開國會期限，十一月十四日，光緒帝崩，年三十八歲，十五日，西太后崩，年七十四歲，兩宮相繼崩逝，宮中疑雲密佈，中外蜚說紛紛。

二辰丸事件，風潮頗大，革命黨乘機而起，朝廷手足無措，乃設立諮議局，製定憲法大綱，開設國會，皆所以要結人心，冀國祚之延長，然而兩宮崩逝，疑雲突起，國基動搖，清社將屋矣。

于是皇弟醇親王載灃之長子溥儀，入嗣大統，載灃爲監國攝政王，而宮中之勢力，遂以醇親王爲中心，軍機大臣袁世凱與攝政王積不相能，乃辭職出京，匿居衛輝。

袁世凱野心勃勃，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威勢，載灃監國，袁感不安，辭職離京，是亦明哲保身之道耳。

是年十月，日本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到北京蒞任，十一月，王文韶卒，謚文勤。

宣統元年 宣統皇帝溥儀乃道光皇帝之曾孫也，于光緒三十二年誕生，即位時，年僅三齡，改元爲宣統，而國家大權，則操之于監國攝政王載灃之手，正月，郵傳部尙書陳璧革職，徐世昌繼之，以錫良爲東三省總督，李經羲爲雲貴總督，四月，派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赴日本，爲答禮大使，以謝日本弔問光緒皇帝之盛意，五月，以長庚爲陝甘總督，端方爲直隸總督，張人駿爲兩江總督，袁樹勛爲兩廣總督，整理地方，皇帝爲陸海軍大元帥，由攝政王代理之，七月，關於安奉鐵路改築問題，與日本簽字覺書，八月，張之洞卒，謚文襄，年七十四歲，十月，直隸總督端方因拍照隆裕皇太后之行宮，而被彈劾，遂革

職，以陳夔龍代之，以瑞澂爲湖廣總督，全國運動速開國會，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向朝廷上請願書。

宣統卽位，亟思振作，奈病入膏肓，無法挽回，人民慨國勢之阽危，思挽救之良策，各省選舉代表，齊集京師，請願速開國會，以救危亡，朝廷觀此情勢，遂下詔實行立憲，以慰民望，然內訌外患，紛至沓來，雖有良法美意，亦無能爲力矣，可勝歎哉。

宣統二年二月，廣東新軍與巡警發生衝突，情勢極危，革命黨乘機起事，防軍極力鎮壓，始歸平定，然革命之機運，已經成熟，有瀰漫全國之形勢，三月，汪兆銘潛入北京，謀殺攝政王，事洩，汪被捕入獄，長沙起暴動，燒毀巡撫衙門及外國教堂，孫洪伊等請願速開國會，益形激烈，山東省爲抵抗苛稅，而起暴動，四川省定鄉起兵變，遍地禍患，顧此失彼，大清國運，已至末路矣。

凡一代之興衰必有其特殊之原因，清室入關，何等雄偉，二百年後，遂至如斯，可知人存政舉，聖人之言，不我誣也，假使清廷有忠貞之臣，輔助有爲之君，則三百年之基業，何至遽斬，惜朝政不綱，伏莽遍地，收撫無術，征討不能，蔓延日廣，人心失而大勢

去矣，君子觀于清末之紊亂，治國者，不可不深以爲鑑也。

于是朝廷內部，亟謀充實，改籌辦海軍處爲海軍部，以載洵爲海軍大臣，廢陸軍部尙書，以蔭昌爲陸軍大臣，各省設交涉使，辦理對外事務，此爲制度上之改正，同時，公佈改革幣制之規則，以「元」爲國幣之單位，採銀本位制，以庫平銀七錢二分爲一元，發行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貨白銅質，及五分，二分，一分五釐，一釐之補助銅貨，定十進法爲原則。

中國幣制，混亂已極，銀元有北洋造，有站人洋，有鷹洋，鈔票則五花八門，輔幣則種類之多，不勝屈指，以致奸商操縱，投機朋興，銀行倒閉，錢莊欺騙，人民受其災殃，流氓飽其私囊，清末幣制之爲害，實在駭人聽聞，此種國家，其不滅亡者幾希。

宣統三年，是年，爲辛亥革命勃發之年，二月，漢口起小暴動，官兵平定之，四月，廣東起義，此爲第一革命之前衛戰，悲壯之極，是役也，黃興爲首，與革命同志百六十名，懷抱炸彈，襲擊兩廣總督衙門，適此時總督張鳴岐不在衙門，乃放火焚燒，黃興等出門時，爲官軍

李準所襲擊，死者七十二人，黃興等逃香港，此爲第一革命半年前之事也，事態逼迫，形勢緊張。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爲中國革命史上最榮譽之戰死，而武昌起義之前驅也，黃興英勇沈着，有古義士風，再接再厲，終底于成，然則中華民國之成立，實賴先烈艱難之締造，而守其成者，當如何奮發努力，以期無負于先人也。

于是乎清廷爲順應大勢，改革內閣官制，廢軍機大臣，及內閣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等官職，而從新設立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爲協理大臣，梁敦彥爲外務大臣，載澤爲度支大臣，載洵爲海軍大臣，蔭昌爲陸軍大臣，盛宣懷爲郵傳大臣，統名之曰國務大臣，盛宣懷提出鐵路政策，由正金銀行借款一千萬元，由四國銀行團借款一千萬磅，卽以此款爲基礎，將全國之幹線鐵路，均收爲國有，其支線，則考慮各地方商民之利害而決定之，所有以前關於鐵路諸法令，一概廢止，五月二十二日發上諭，欲強行之。

清廷至此，手忙腳亂，醜態百出，改革內閣，變更人事，然猶護持政權，信賴親貴，借外款，收鐵路，何異飲鴆止渴，此種強制政策，安得不激起民心之離貳耶。

果然，鐵路收爲國有，人民大起反對，廣東，湖南，四川三省，反對尤爲猛烈，四川省由成都至資州，經水川，達重慶，爲大示威運動，商業罷市，學校罷課，代理總督王人文，屢次電請中央，將國有延期，而政府置之不理。罷王人文，以趙爾豐爲四川總督，對於人民之舉動，嚴加取締，然人民氣勢昂然，不稍讓步，于是將軍玉崑總督趙爾豐，聯名電請，將四川鐵路作爲民有，而政府不許，反斥趙總督之無能，命粵漢鐵路總辦端方帶兵入川，武力彈壓，人民推舉代表，請求派兵中止，于九月初旬，齊集總督衙門，趙爾豐探知朝廷方針，決不變更，乃將代表者之首領四川鐵路股份會長顏楷，張瀾，保路會長鄧孝可，諮議局長蒲殿俊，同志會長羅倫等五人，拘禁于總督衙門，人民請求釋放，頗爲昂奮，而統領田徵葵竟向羣衆開槍，傷亡四十餘名。

鐵路風潮，頗爲劇烈，而清廷膠執已見，不肯容納人民之請求，以致罷市罷校，再接再厲，足見中國之民氣，政府不察，竟逆其道而行之，以致政府與人民，立于敵對之地位，革命黨乘機而起，清廷遂無法應付矣。

當時近省各縣，官吏與愛國運動示威團，發生衝突，端方帶兵入川，路經資州，不得前進，爲部下所害，政府更派前四川總督岑春煊前往應援，而岑春煊與湖廣總督瑞澂意見不合，折返上海，十月九日，革命黨員孫武，丁笏堂，劉汝夔，陳化龍，楊宏勝，彭楚藩等，在漢口俄租界秘密製造炸彈，不幸爆發，爲俄國官憲所捕，是夜十一時，除孫武外，將其他五名，由總督衙門軍事參議鐵忠論罪處斬，此乃爲武昌起義之第一導火線也。

孫武製造炸彈，幸未捐軀，此種功績，殊不可泯，而清廷壓迫黨人，實在太甚，所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此乃爲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

十月十日，中國革命軍在武昌起義，與官軍交戰，亘二時餘，將子藥局及總督衙門攻陷，總督瑞澂，統制張彪等逃入漢口日本總領事館，

革命軍完全佔領武昌城，推二十一混成旅旅長黎元洪爲鄂軍都督，即日組織軍政府，整備陣容，以黎元洪之名，發佈中華民國軍政府革命軍之命令，傳檄全國，于是各地蜂起，宣言獨立，與官軍相對抗矣，茲前列舉如左。

湖南長沙 初推焦昱爲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後起兵變焦陳被殺遂舉譚延闓爲都督

江西九江 馬毓寶

江西南昌 初舉吳介璋爲都督次改彭程度後推九江都督馬毓寶

陝西西安 張鳳翽

貴州貴陽 楊柏舟

山西太原 閻錫山

雲南昆明 蔡 鏗

浙江杭州 湯壽潛

上海 陳其美

江蘇蘇州 程德全

廣東廣州 胡漢民

福建福州 孫道仁

山東濟南 孫寶琦(宣言獨立)

廣西桂林 初推沈秉堃爲都督後起兵變推陸榮廷爲都督

四川成都 初推蒲殿俊爲都督後起兵變推尹昌衡爲都督

安徽安慶 初以朱家寶爲都督後以孫毓筠爲都督

東三省 三省各設保安會各以巡撫爲會長以自身之立場應付時

局

在此種狀態之下，革命軍政府任命伍廷芳爲外交總長，溫宗堯爲外交次長，處理對外事務，由十一月三日起，在漢口開十一省代表會議，共三日，議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綱，共二十一條，即日公佈之，雖

不甚完全，而中國共和國，則呱呱墜地矣，十二月二日，革命軍擊破張勳之辮子兵，而佔領南京，十二月十四日，在南京開第二次各省代表會議，選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當時孫文正在由美國歸國途中）選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以爲過渡的機關，十二月二十五日，孫文由美國到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隨孫至上海，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開第三次十七省代表會議，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結果孫文由十七票中，以十六票當選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

觀于此，不勝感慨之至，革命初起，何等艱難，創造諸人，飽受辛苦，亡命異國，起義邊陲，肝腦塗地，爲國捐軀，武昌一舉，全國響應，此固由于清室之運數已盡，而中華民族之愛國精神，則亘千古而不可磨滅，當起義之初，各地鼎沸，秩序混亂，清室諸官員，或抱頭鼠竄而去，或匿跡銷聲而不敢露面，爲清室撐持局面者，只有張勳，馮國璋諸人耳，馮國璋征漢口，付之一炬，張勳守南京，大敗而歸，吳祿禎被刺于石莊，王金銘起義于灤州，良弼以滿洲饒將而在京遇害，趙爾豐以漢軍旗籍而見殺于四川，軍政府連開會議，以奠定國是，擁戴革命黨首領，以收攬人心，然則中華民國首義諸志士，當

然馨香萬世，爲四萬萬民衆所愛戴矣。

當革命軍蜂起之報，傳達于北京政府也，攝政醇親王于十月十二日，命陸軍大臣蔭昌爲討伐軍總司令，以馮國璋，段祺瑞所率之兩鎮陸軍，從速南征，起用隱居衛輝之袁世凱，十月十四日，下上諭「命袁世凱爲欽差征討大臣，所有征南軍務，均由袁節制，不必聽中央之命令」，袁世凱于三年前，卽預知革命之機會，故隱居故里，袁于義和團事變時，在列國間，頗得信用，日俄戰後，袁與日本之關係，亦極良好，加之，馮國璋，段祺瑞所率之陸軍，多係自身所訓練，日都清室之狼狽情形，故對于出山一節，頗費躊躇。

革命軍起，烽火遍地，大勢已去，袁世凱豈肯輕于犧牲，清室不知防患于未然，臨時抱佛脚，又何益乎。

攝政王原極惡袁世凱，而爲清室命運之關係，亦不得不俯首降心，託慶親王親書手札，特派阮忠樞馳赴衛輝，勸袁出山，又命征南軍總司

令蔭昌向袁勸告，而手段靈敏之袁世凱，乃向清廷要求巨額之軍費，又密求列國使臣之諒解，于默默之間，與革命軍通款曲，總之，于自身有利而已，袁入北京，代慶親王爲內閣總理大臣，所有各大臣，均係袁之腹心。

袁世凱于清室命運垂危之際，運用手腕，從事撥弄，殊失大臣風度，既忠于清室，則毅然決然討伐革命軍可已，如贊成革命軍，又安有入京之必要，似此首鼠兩端，徒逞伎倆，一面入京要錢，求各國諒解，一面又與革命軍通款曲，千秋萬世，其謂袁何。

宣統帝下罪己之詔，大赦政治犯，皇族人等，不許參加內閣，發佈立憲十九信條，以繫民心，于是南征軍蓬勃得勢，革命軍窮于物資，逐漸不利，征南軍于十月二十五日將漢口奪回，二十七日漢陽亦入于官軍之手，革命軍于二十八日由武昌撤退，馮國璋等欲追擊之，而袁世凱故意不下武昌總攻擊之命令。

清室之亡，不亡于革命軍，而亡于袁世凱，馮國璋燒漢口，已予革命軍以莫大之恐嚇，厥後下漢陽，入武昌，乘勝東下，未知鹿死誰手，乃袁世凱別有用心，坐失機宜，致負

宜統罪己之詔，居心亦太忍矣。

袁世凱之用意，不願革命軍遽然潰滅，亦不願清廷有討伐之利益，蓋與英國公使朱爾典通謀，使漢口英國總領事居中調停，南北媾和，于是形勢急轉直下，十二月六日，兩軍休戰條約，遂見成立，北方派唐紹儀，南方派伍廷芳爲代表，開始談判和議，攝政王因之而退位矣，清廷之運命，爲袁世凱所掌握，和議之談判，前後亘五次，關於國體問題，意見頗不一致，而革命軍方面，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選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唐紹儀以爲在和議談判中，南京竟有如此之舉動，殊覺漠視和議，頗爲憤慨，于次年一月二日，辭去代表之職，所謂有名之孫(文)袁(世凱)直接電報交涉，卽此時期也。

袁世凱運用手腕，置清廷于滅亡之途，利用媾和，變政體于俄頃之間，其爲清室之忠臣乎，抑爲民國之功人乎，殊不敢下以斷語，大凡大丈夫作事，必磊落光明，一有私心，則大事債矣，袁之爲人，好用手術，清社旣屋，中國從此多事，然則袁之功罪，千秋萬世，自有定評。

民國元年，當選舉孫文爲大總統時，決議採用陽曆，即以宣統三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之紀元日，是日也，在南京舉行孫文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任典禮。當時中國情勢，南北財政，俱陷窮境，尤以南方爲最，孫文受袁世凱和戰兩途之壓迫，而承認和議，交涉之條件如次。

「清帝退位，臨時大總統之位，讓于袁世凱，」

清帝退位，共和制成立，袁世凱爲大總統，此三件決定以後，袁世凱卽命其心腹段祺瑞以下四十六名之北洋軍人，連名呈請清帝退位，清廷接到此種「讓位勸告」之要求書後，全陷于絕望的悲運，而滿人中之俊髦將軍良弼組織宗社黨，擁護清帝，又爲革命黨員彭家珍所暗殺，于是不得不下宣統帝退位之上諭矣，自清太祖稱皇帝以後，共傳十二代，二百九十四年，大清帝國，遂告滅亡，茲將歷代皇帝及在位年數，列表如次。

| 皇帝 | 年號 | 在位年數 |
|----|----|------|
| 太祖 | 天命 | 九 |
| 太宗 | 天德 | 一七 |
| 世祖 | 順治 | 一八 |
| 聖祖 | 康熙 | 六一 |
| 世宗 | 雍正 | 一三 |
| 高宗 | 乾隆 | 六〇 |
| 仁宗 | 嘉慶 | 二五 |
| 宣宗 | 道光 | 三〇 |
| 文宗 | 咸豐 | 一一 |
| 穆宗 | 同治 | 一三 |
| 德宗 | 光緒 | 三四 |
| | 宣統 | 三 |

凡一代之興衰，莫不始于創業者之奮發有爲，而敗于守成者之因循柔懦，清朝當入關之初，氣象雄偉，政治修明，各種設施，愜合民意，尤以康熙，乾隆兩朝，振興文化，奠定國基，開有清三百年郅治之隆，爲東亞樹萬世不朽之業，猗歟盛哉，真不愧爲有道明君矣，自道咸以後，外侮迭侵，內訌日亟，紀綱廢弛，威信掃地，加以宵小弄權，親貴專政，志士仁人，敢怒而不敢言，太平天國，爲清廷絕大之教訓，假使洪秀全率兵北上，直搗黃龍，則清室滅亡，在轉瞬間耳，幸有曾左諸將，討平捻匪，平定新疆，清室命運，不絕者如縷，戊戌變政，乃轉弱爲強之一大轉機，而牝鷄司晨，任用昏庸，驅康梁于海外，置光緒于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致釀成二十六年兩宮蒙塵，團匪興而洋勢張，割地賠款，紛至沓來，百孔千瘡，無法彌補，猶復不知覺悟，廣攬人才，徒恃一二豎子，操縱國政，所以列國日益壓迫，革命黨乘機而起，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清室之亡，亡于自身耳，于袁世凱何尤，于革命黨奚關。

清帝退位，孫文讓位，在南京開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三月十五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二十九日參議院在北京舉行開院式，舉吳景濂爲議長，湯化龍爲副議長，革命軍方面，原欲以南京爲首都，袁世凱以爲若將大總統府，置于南京，則有受革

命黨牽掣之虞，所以欲定國都于北京，特使曹錕兵變，以藉口實，而于北京設臨時政府，然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斷行澈底的武斷政治，與革命黨積不相容，八月，以中國同盟會爲中心之革命黨，改組爲國民黨，整備陣容，與袁世凱之御用共和黨，演對立之狀態。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之日爲國慶日，卽雙十節是也。

袁世凱費盡心機，達到臨時大總統之目的，就職以後，獨斷獨行，當然與黨民積不相容，奠都南京，袁又不從，南北分裂之兆，隱伏于此矣，民黨不肯北來，恐爲軍閥官僚所誘惑，見解甚是，然而南北之爭，從此開端，鑄成大錯，陷民于水火，豈當時創造民國諸公，意料所及乎，甚矣，不慎厥始，鮮克有終，聖人之言，不我誣也。

二十年前之是非非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隆裕皇太后崩，是月也，國會議員選舉之結果，衆議院，國民黨二六九名，共和黨一二〇名，參議院，國民黨一二三名，共和黨五五名，共和黨失敗，袁世凱之彈壓手段，愈見露骨

，暗殺，買收，監禁，脅迫，無所不至，國民黨之龍子宋教仁，即于此時，被人暗殺，按宋教仁事實上爲國民黨之總指揮，三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滬甯鐵路車站，被刺客武士英用手鎗打死，其後判明該刺客係由袁世凱處所派出，于是袁與國民黨之關係，益見險惡，四月八日，民國第一次國會，舉湯化龍爲衆議院議長，張繼爲參議院議長，監視政府之行爲，而袁世凱于國會開會期間，不經國會之承認，與日，英，法，德，俄五國銀行團，訂立二千五百萬磅之借款契約，自行簽字，于是國民黨憤激達于極點，袁世凱出以迅電不及掩耳之手段，先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使胡漢民赴西藏，柏文蔚赴四川，此種舉動，儼然是挑戰的態度，事態遂至爆發，即所謂二次革命是也。

國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民國成立，亦採用歐制，選舉之始，即鬧意見，各存私心，各爭權利，不爲國，只爲己，民黨以慘增經營之民國，不肯讓步，袁氏以根深蒂固之北京，不願遷移，針鋒相對，衝突立見，參衆兩院選舉之結果，共和黨敗而國民黨勝，袁氏怒火中燒，遂有大事慘殺之舉，即北京一隅，爲袁氏所戮者，不知若干百人，北京西

單牌樓頭條胡同之道德總會，卽民國二三年袁氏殺人之總機關也，（當時各軍政執法處）宋教仁死，被株連者有洪述祖，有趙秉鈞，皆爲袁氏滅口之法，計亦狡矣，及國會與袁氏掣肘，袁氏益見忿怒，借款不經過國會，罷李烈鈞等不經過國會，故意蔑視立法機關，而出于挑戰的態度，同室操戈，一家紛爭，從此開始矣，曷勝浩歎。

七月十二日，李烈鈞佔領江西湖口，宣言獨立，組織革命軍，與政府軍在九江之沙河鎮，從事激戰，十五日黃興復入南京，指揮都督程德全宣佈獨立，樹立討袁軍之旗幟，推岑春煊爲大元帥，于是反袁派遍于全國，安徽之柏文蔚，廣東之陳炯明，福建之許崇智，湖南之譚延闓，四川之熊克武等，相繼獨立，上海之陳其美，攻擊機器局，袁世凱命段芝貴統率第一軍，馮國璋統率第二軍，從速南征，奈革命軍勢力薄弱，九月三日，南京陷落，而中國全局，遂爲政府軍所平定，孫文，黃興等，亡命日本，袁世凱之威勢，日見膨脹，當恢復南京時，張勳所率之政府軍，有殺害日本人之舉，爲中日間伏莫大之禍根，是月二十八日，江蘇都督張勳，詣日本南京領事館謝罪，此事始告一

段落。

第二次革命爆發，同室操戈，列國伺隙，置建設于不顧。惟權利之是爭，大砲一鳴，舉國烽火，釀成外交，肉袒謝罪，破壞同胞，趾高氣揚，中國人果智乎，果愚乎，誠不可解已，假使袁世凱不膠執己見，國民黨不予智自雄，和衷共濟，以國家之利害爲前提，則中國之國家人格，何至降爲五等，中華民族，何至如是之痛苦耶，往者可鑑，來軫方適，從此努力，尙未爲晚，深慨于無謂之內爭，徒招滅亡之慘禍，一念之差，禍福隨之，可不慎哉。

第二次革命平定後之袁世凱，益逞其雄威，十月十四日，強制國會，正式通過大總統選舉法，是月六日，施行之，以三次之決選投票，當選爲正式大總統，七日推黎元洪爲副總統，國民黨因第二次革命失敗，氣勢頗不振，僅憲法起草委員會之六十名委員中，有大部分是國民黨員，故卽以此爲根據，冀挽回本黨之頹勢，所謂「天壇憲法」是也，袁世凱探知底蘊，先發制人，以「第二次革命，妄開兵釁之國民黨爲國賊」之理由，于十一月，突然對國民黨斷行「苦迭打」政治，而解散

國會，別開政治會議，以李經羲爲議長，張國淦爲副議長，解散國民黨，收回國民黨議員之証書，憲法取消，國會亦停止矣，蓋國會議員中有國民黨籍者，達三百九十餘名之多，今取消其議員之資格，則國會自然消滅耳。

在此種情勢之下，而是年十月，日本，英國，德國，西班牙，瑞典，比利時，俄國，法國，葡萄牙，荷蘭，澳大利，意大利，丹麥等十三國，均承認中國共和國。

勇于私鬥，而怯于公戰，爲清末民初外國人對中國人之口頭禪，而究其實際，誠然誠然，袁世凱意氣用事，壓迫民黨，使之無生存之餘地，君子勿爲已甚，袁氏殆未之知耳，取消國會，撤消憲法，驅逐黨人，爲所欲爲，于是各省效尤，專鬧黨爭，政治之良窳不問也，民生之疾苦弗聞也，只顧黨之利，不顧國之害，始作俑者，非袁氏而何，國民黨初握政權，固覺幼稚，然而其一片愛國之熱誠，確是復興中國之絕好景象，袁世凱以軍閥官僚之腦筋，應付新時代之人物，無怪其背道而馳也，作始也簡，將畢也鉅，開國之情形如斯，所以無法，以善其後耳，惜哉。

十三國承認中華民國，乃民黨之聲勢所號召，非袁氏有特別優良之外交手腕也，果能從此改良政治，開發產業，則中華民國之前途，固未可限量也，惜軍閥官僚混入攪亂，以致光華燦爛之中華民國，不但無長足之進步，反掀起無數之波瀾，以苦吾民衆，而害吾國家，嗚呼噫嘻，吾不欲言已。

民國三年，一月十日，兩院議員停止職務，四月二十六日，公佈約法會議組織條例，修正臨時約法，三月以來，約法會議審議之結果，五月一日，公佈新約法如次，

一，大總統爲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
一，大總統宣佈立法院開會，停會，及閉會，得參議院之同意，得解散之，

一，大總統爲行政首長，置國務卿一人，協助之，
一，大總統兼陸海軍大元帥，

五月二十六日，參政院成立，政治會議停止，以黎元洪爲參政院院長，六月二十日，參政院舉行開院式，使該院代行立法權，是年，山東

省日德開戰，十一月，日本軍佔領青島。

袁世凱野心勃勃，有大欲存焉，自與民黨反目以來，孜孜不遑，惟權利之是務，好民黨之所惡，惡民黨之所好，客氣用事，達于極點，此種心胸，治家處世，且不能行，遑論于治國平天下哉，歟！凡政治家，均有高瞻遠矚之才，旋乾轉坤之略，方能登人民于衽席，躋國家于康莊，斷未有效婦人孺子之所爲，而能使舉國服從，高枕無憂者，袁世凱總攬大權，叱咤風雲，一世無兩，可謂豪矣，然而以力勝，非以德勝，強制之局，安能長久，羈縻民國元勛，詎能得民黨之歡心，摧殘立法精神，更不顧民庶之從違，倒行逆施，較之歷代昏君，有過之無不及，嗚呼，中國不幸，產此鞠兇，禍國殃民，不容于誅矣。

民國三年，歐洲第一次大戰，日本參戰；與德國在青島開釁，數月之間，日軍佔領青島，德國將所有之砲彈，均沉之于青島海底，及民國十三年，始撈出五百箱，究作何用，則無從查考耳。

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奉日本政府之訓令，爲解決中日懸案，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案，與袁世凱大總統開始交涉，五月二十五日簽字。

二十一條，乃日本對中國極嚴重之要求，中日懸案甚多，尤以滿洲爲最，自日俄戰後，中國處理滿洲事務，頗不澈底，時時與日本權益相抵觸，日本于日俄戰爭時，犧牲民命金錢，當然視滿洲爲禁巒，而中國不察，擅自處置，所以日本有二十一條之要求，此種要求之內幕，頗爲複雜，正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當二十一條行將簽字之際，袁世凱運用手腕，掀動民衆風潮，嗾使朱啓鈴（內務總長）雍濤（南洋富商）等，暗與各大學學生聯絡，定于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園，開救國儲金大會，學生等熱血沸騰，一聞亡國之說，莫不義憤填膺，勇往直前，至于是否中奸人之計，則非意料所及，開會之日，學生等登台演說，聲淚俱下，公園空氣，頓爲之緊張，嗚呼，袁氏騙人之工具，可謂達到目的矣。

醞釀許久之帝制運動，至八月，袁之心腹楊度等，伺察袁意向之所在，在研究國體之名義下，組織籌安會，促進帝制之機運，九月，袁之智囊梁士詒等，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使全國各地代表，向參政院提出帝制請願書，九月六日，袁世凱在代行立法院，（即參政院）發佈變更國體之宣言，開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帝制之贊否，開票之結

果，在投票總數千九百九十三票中，無一票反對者，以全國一致之形式，贊成君主立憲政體，於是參政院將舉國一致，承認袁世凱爲皇帝，向袁提出皇帝推戴書，袁在形式上，一度謙辭，再加懇請，不得已而整備體裁，定十二月十三日登極，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卽皇帝位，自組織籌安會以來，僅四閱月耳，達到多年之宿望，完成個人之志願，改籌安會爲憲政協進會，自是以後，文武百官，皆稱臣，出入起居，純是帝王之威儀，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改元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宣佈諭旨，然而袁世凱驟登帝位，其當時內外之情勢，袁之周圍，頗多反對，卽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江蘇督軍馮國璋等是也，而鎮安上將軍段芝貴，總統府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裁梁士詒等，以帝制事務，着着進展，遂促反袁派蜂起，卽所謂第三革命是也。

凡事不能以僥倖得之，亦不能以兒戲成之，巧取豪奪，固爲不德，強奸民意，豈爲上策

，自古得天下者，莫不戎馬倉皇，飽受風霜，離鄉撇井，恒數十年，一旦風雲際會，有所欲爲，猶必天與人歸，始敢勉登大位，決未有欺騙孤寡，乘人之危，製造民意，達到目的，若袁世凱八十日之皇帝者，袁世凱顛覆清室，已爲不忠，投効民國，又懷異志，反覆無常，可恥孰甚，若夫籌安會，請願聯合會，國民代表大會，俱是袁一手造成，與民衆毫無關係，當是時，歐戰方殷，正中國發憤有爲之絕好良機，舍正路而不由，惟利己之是務，逞大欲而忽民意，所以帝制甫行揭幕，反對之聲，卽洋溢乎耳鼓矣，雖然，袁氏貪得無厭，罪無可逭，而促成袁氏之帝制自爲者，則亦不能置身度外也，假使袁氏帝制成功，彼等將俯首稱臣矣，及見袁氏周圍情勢不佳，乃樹反對之幟，首鼠兩端，君子不取，由是可知不忠于人者，人亦不忠于己，循環報應，絲毫不爽，可不懼哉。

前雲南督軍蔡鍔，爲反對帝制之急先鋒，當時蔡被袁嚴重監視，設計脫逃，經天津，達日本，于十二月十九日，抵雲南，與都督唐繼堯聯銜通電呈請取消帝制，懲辦罪魁，四月二十五日，雲南宣言獨立，起討袁軍，廣西陸榮廷，廣東龍濟光等，相繼響應，宣佈獨立，江西，浙江，貴州等省，乘機而起，迫袁退位，陸榮廷，梁啓超等，擁戴岑

春煊在廣東肇慶設立兩廣都司令部，更將雲南，貴州，廣東，廣西之勢力，結爲一團，組織軍務院，宣言取消袁之資格，擁護黎元洪臨時代行職權。

歐戰于西，華鬧于東，彼則爲公，此則爲私，兩相比較，判若天淵矣，當袁氏進行帝制之時，蔡鍔旅居京師，對於帝制，表示反對，袁氏忌之，派人監視，蔡鍔費盡心思，設計脫逃，卒假名妓小鳳仙之手，而蔡得逃往天津經日本，抵雲南，興討袁軍，西南各省，聞風而起，終致袁氏帝制，壽終內寢，豈非天乎。

日本政府，鑑于世界大勢，以歐戰方殷，中國內部，發生動搖，殊爲不妥，乃于民國四年八月，命外務大臣加藤高明，向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發訓電如左。

袁世凱，復行帝制，按之中國現狀，不甚恰當，貴官可與英，美，法，俄諸公使協議，進忠言以阻止之，並由外務大臣通知各國公使，分別電知各本國政府。

諺云，家醜不可外揚，袁氏于歐戰方殷之際，不思積極建設，振興國家，反私心滔滔，排斥異己，掀起絕大風潮，引動列國勸告，斲喪元氣，損失國威，此種不顧體面之事，袁氏竟悍然爲之，可恥孰甚。

于是日本小幡代理公使，訪問英國公使朱爾典，持出日本政府之訓電，謂朱公使曰，「請貴公使招集各國公使，代表提議，」因朱爾典在日戰爭以前，袁世凱駐朝鮮時，與袁爲舊友，當袁氏運動帝制時，朱爾典曾有臂助之力，彼對於小幡之提議，不易承諾，英國訓令朱爾典，中止勸告，但表面上，亦不表示反對，遂答小幡曰，「此事係日本提議，仍由貴官代表相宜」小幡與列國公使謀，俱是同樣之意見，小幡乃首立陣頭，聯合英，美，法，俄各國公使赴國務院，訪問外交總長陸徵祥，由伍朝樞作通譯，口頭上爲如次之勸告，

日本政府及各國政府，認爲當今之時，袁氏卽帝位，違反中國一般之情勢，且相信非其時機，故勸告中止。

要之，此次列國勸告，對於帝政運動進行上，予以一大鐵槌，而對於反對帝政者，則加以莫大之後援。

中國家事，外人原無干涉之餘地，而中國當局，太覺幼稚，以爲自己之事，不與外人謀議，不能完善也者，英國朱爾典有參與帝制之嫌，其失大矣，可見袁氏強奸民意，依賴外人，其心可誅，其行可鄙，縱帝制成功，袁氏對英，亦必立于姪皇帝之地位，黃種民族之顏面，掃地盡矣，日本提議勸告，雖爲民黨張目，而英國染指東亞之野心，遭一大打擊，殆亦中國之幸歟。

民國五年，舊臘二十五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戴戡等，在雲南宣言獨立，以反對帝制之理由，實行第三次革命，當其時也，革命黨翕然結合，革命氣氛，瀰漫于各地，而有能之袁世凱，亦爲之大驚，于一月二十一日，暗中通告外交團，聲明帝制延期，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佈告全國，廢去洪憲年號，以徐世昌爲國務總理，段祺瑞爲參謀總長，負南北講和之責任。

帝制問題，直同兒戲，只因一時慾火中燒，爲宵小所朦蔽，加以自身昏庸，兒孫欲爲皇

太子及親王之觀念太深，而忽略民意之從違，以爲民盡可欺，只要大權在握，可以爲所欲爲，殊不知得天下者，得民心也，我躬不德，遑言大位，且二十世紀之中國，與三百年前，絕不相同，袁氏無思想無眼光之舉動，真不值識者一哂，既已熱烈進行于先，而又垂頭喪氣于後，自縛自縛，抑可憐已。

南方革命軍，日見猖獗，福建，四川，安徽，陝西，相繼獨立，徐世昌推段祺瑞繼其後，而遁歸衛輝，形勢如斯，袁世凱智盡計窮，抑鬱得病，六月六日，以五十八歲之年齡，而溘然長逝矣。

隋宇文化及執隋煬帝，將欲殺之，煬帝嘆曰，願世世不復生帝王家，此言何等悲慘，袁世凱剛愎自用，招殺身之禍，假使運用才智，忠于國家，則民黨何至由分裂而團結，而逼袁于死耶，然則袁氏之死，乃自招之耳。

袁世凱逝去之次日即六月七日，按照新約法所規定，黎元洪爲大總統，六月二十九日，以恢復舊約法及國會之二條件，各省取消獨立，由是而南方之險惡時局，一變而爲光風霽月矣，八月一日，國會復活，在北京開會，參衆兩院，合爲五百九十餘名之議員，齊集京師，而分

離已久之國民黨，至是重整政黨之陣容，但黎元洪與國民黨講和，原爲國務總理段祺瑞等北洋軍閥派所不喜，九月，安徽督軍張勳，省長倪嗣冲等十三省代表，在徐州開會議，議決反對恢復舊約法及舊議會，並反對唐紹儀爲外交總長以威嚇國民黨，國民黨乃以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五省督軍爲中堅，組織武裝護法會，斷然與徐州會議相對抗。

民國成立，黨派紛爭，此種國體，鑄成大錯，猶復不知覺悟，膠執己見，陷人民于水火，爾國家于不顧，黨人固有私見，而軍閥派之不肯降心相從，實爲莫大之誤也，假使當時所謂政客者，有遠大之眼光，有雄偉之抱負，事事以國家爲前提，則南北紛爭，何由而起，中華民族，何至如是之沉淪耶。

國民黨方面所屬望者，乃江蘇督軍馮國璋，因馮在徐州會議時，並未熱心贊成，國民黨欲以馮爲同志，而誘致之，故國會提議選舉副總統時，于十月三十日，即選舉馮爲副總統矣。

馮國璋知國民黨必勝，故于徐州會議時，模稜兩可，厥後果然當選爲副總統，可謂善于投

機者。

十月三十一日，革命元勳黃興，在上海病故，年四十四，第三革命之首功者，蔡鍔，因頭痛，在日本九州大學病院治療中，于十一月八日病故，年三十五，兩人俱受國葬典禮。

黃興在東京時，某日中國駐日公使館館員某君，因事赴東京府下目白（地名）之同文書院謁十時（人名）監督，回館時，被黃興痛毆，某君抱頭而去，可見當時民黨嫉惡官僚之甚。

蔡鍔在京時，北京燈市口公理會請蔡講演，蔡氏大發議論，謂人不可存僥倖之心，蓋暗指袁氏運動帝制也。

民國六年，二月三日，美國宣佈對德宣戰，並向中國勸告對德絕交，國務總理段祺瑞，應允美國之勸告，于是月九日，對德抗議潛水艇戰略，三月十四日，宣言對德絕交，雖國民黨猛烈反對，段氏亦置之不問，當時歐戰方酣，其最後之勝利，果爲聯合國乎，抑爲德奧乎，殊

難逆觀，聯合國方面，使中國拋却中立，參加聯合國，乃最爲緊要之事，蓋中國中立，德奧方面，可以作爲東洋之策源地，于決定大戰之運命上，有重大之關係，故聯合國方面乘機慫恿段總理參加矣。

中國參戰，國會爭議頗烈，因不知勝敗誰屬，故不敢輕于一試，然段氏獨具隻眼，毅然參戰，此種魄力，殊爲可欽，參戰以後，挽回國權，提高地位，爲國家生色，爲民族爭氣，較之袁氏之汲汲登極，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耶。

段祺瑞參戰之意既決，即主張從速發佈宣戰佈告，而國民黨議員激烈反對，漸出以倒閣之行動，黎總統亦是非戰派，所以段氏于四月十五日召集北洋各督軍，在北京開會議，極力主戰，五月十四日威嚇國會，提出宣戰案，然國民黨議員，竟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段祺瑞以督軍團爲後援，要求黎總統解散國會，黎拒之，免段總理職。

府（總統府）院（國務院）相爭，至此而極，段恃督軍團，黎依國民黨，針鋒相對，各不相讓，本是同根，相煎何急，以國事爲兒戲，惟意氣之是爭，代議制度，不適用於中國，彰彰明矣，因府院相爭之結果，坐失建設之良機，損傷國家之元氣，秉政諸公，亦太愚

矣，然而中國國民，放棄責任，一聽流氓土匪所撥弄，不知保護自身之利益，不知指摘政府之過失，其程度亦太低矣。

督軍團以安徽之張勳爲首，繼之以河南之趙倜，奉天之張作霖，陝西之陳樹藩，直隸之曹錕，福建之李厚基，山東之張懷芝等，均宣言獨立，不承認黎元洪爲總統，擁護段祺瑞，在天津設總參謀處，情勢之緊張如斯，而張勳率兵入北京，威嚇黎元洪，于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張勳乘軍閥跋扈之際，于七月一日天未明時，與康有爲等保皇黨相結納，斷行復辟，事勢之速，如電火流光，七月一日，午前十時，下復辟上諭，黎元洪覩此，頓覺狼狽，逃入日本公使館，求保護，段祺瑞在天津聞變，七月二日，赴馬廠，興討逆師，副總統馮國璋與段共同行動，廣東之孫文，亦擁護共和而出兵，段祺瑞率兵討張勳，驅張勳軍于京津之外，七月十二日，收復北京。

中國自清末以至民初，演變之多，比電影尤速，一幕一幕，變幻不已，而吾民苦矣，段祺瑞與黎元洪鬧意見，釀成督軍之獨立，張勳乘機復辟，可謂趁火打劫，僅僅三千辦子

兵，（張勳之兵，多山東人，腦後拖長髮辮，示不忘清也。）豈足以守護京津，率爾行之，不崇朝而亡矣，當變起之時，京人多不知之，洎見滿街龍旗，始知宣統又登極矣，張軍守天壇，段軍守先農壇，張軍在正陽門樓及景山，段軍包圍各城門，張軍僅三千，段軍號稱十一萬，衆寡懸殊，勝敗立見，張勳住宅在南河沿，而攻張宅之段軍部下馮玉祥軍，將皇城挖一窟，用機槍斃張軍甚多，天壇之張軍，于下午三時，豎白旗投降，一場武劇，如曇花一現，此事出之于鹵莽滅裂之張勳，固不足怪，而頭腦精細之康有爲一派，亦與之骯髒一氣，太覺幼稚矣，且張勳復辟，並非真誠忠于清室，如曾左諸公之中興也，乃假藉名義，欲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宜乎其速亡也。

張勳逃入荷蘭公使館，此一幕劇，僅兩星期耳，其結果，康有爲，胡嗣瑗，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雷震春，張鎮芳，馮德麟等被通緝，因彼等皆係復辟派也，黎總統退職，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復爲國務總理，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繼推馮國璋爲大總統。

中國人依賴外國人爲護符，已成第二天性，各首領均有說外國話的心腹通譯，遇事故，即携通譯逃入租界，或使館，張勳威風凜凜，叱咤風雲，而敗北之時，亦作此醜態，中國人顏面丟盡矣，復辟一役，不慎厥始，鮮克有終，徒留十日之名，終貽後世之羞耳。

。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由此開始，然大總統馮國璋對於武力統一，堅決反對，于是二人之間，發生隔閡，段爲安徽派，馮爲直隸派，相互對立，反目隨之，退出國會之國民黨，在廣東推舉孫文爲大元帥，組織軍政府，與直隸派相互應，宣言反對段祺瑞武力政策，而段祺瑞不得已，乃于十一月十五日辭職矣。

輓近之中國人，不知得了一種甚麼毛病，無勢力時，多垂頭喪氣，有勢力後，則氣焰薰天，不可響邇，例如馮段之爭，乃勢力成之也，馮有直隸派，段有安徽派，各以地域爲主眼，鬧意見，爭眼前，及箭在絃上，不能不發，而大禍成矣，究其實際，有何意味，甲仆乙繼，循環報復，真不值識者一笑。

民國七年，段祺瑞辭職之後，王士珍代段爲國務總理，。任參戰事務督辦，然羣雄割據，日益熾烈，互相鬪爭，國無寧日，列國之間，依然信用段祺瑞故主戰派再佔優勢，一月，發佈南方討伐令，而奉天梟雄張作霖，受段派策士徐樹錚之勸說，帶兵進關，駐紮廊坊，要求內閣復活，且段在督軍團中，潛勢力極大，馮國璋亦不能不承認段氏之

復活矣，三月二十四日，段祺瑞第三次爲國務總理，當此之時，日本公使林權助提議，中日共同向西比利亞出兵。

羣雄割據，有如唐之藩鎮，然究其實際，則等于五代之羣小耳，段祺瑞利用督軍團，培植潛勢力，馮國璋亦不得不低首降心，任段所爲，西比利亞出兵，北京風潮頗烈，尤以學生受人嗾使，犧牲學業，奔走號呼，殊覺無謂，秉政者，利用幼年子弟，爲政爭之工具，抑可鄙矣。

當是時也，歐洲方面，俄德單獨媾和，中國北方受俄國過激派之威脅，段祺瑞乃參加歐戰之首唱者，故欲乘此時機，擴充兵備，惟財政困難，無法着手，乃求援于日本，是時日本是寺內內閣，首相寺內正毅，以中國內部，軍閥之鬪爭無常，已呈混亂之狀態，鑑于世界之大勢，于東洋和平之基礎上，有重大之影響，若援助中國強有力之政府，使之武力統一，可以除去種種不安，考慮之結果，遂應允段政府之要求，而予以具體的交涉，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與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交換共同防敵之公文，關於俄國過激派東

漸問題，則締結軍事協定。

寺內內閣，援助中國有力政府，所見不爲無理，但段氏有無統一中國之能力，實爲一大問題，因中國人心不齊，意見不一，甲是乙非，紛呶無已，雖以段氏之魄力，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督軍混亂于內，過激擾攘于外，風雨飄搖，中國之國運，何不幸如是，中國因與日本締結軍事協定，北京學生鬧極大之風潮，在總統府前，（即今之中南海公園前門，）與軍警衝突，在教育部，連鬧三天，蓋背後指使有人，學生並不知底蘊，自是以後，接二連三，鬧起學生干政的風潮來了，而學業則置之腦後矣，惜哉。

民國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等，被派爲巴黎講和全權會議委員，出席會議。

當巴黎講和會議時，中國全權委員會，提議日本交還山東問題，以民衆爲後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團三千人，發起外交示威運動，燒燬曹汝霖之住宅，毆打章宗祥，而在東京之中國留學生，亦于五月七日，舉行示威運動，列隊遊街衢，衝破中國公使館，被逮捕者四十餘人，段祺瑞派，覩此情景，乘機爲捲土重來之策，以徐樹錚爲中心，由

梁士詒，王揖唐等，組織安福俱樂部，擴充勢力。

五四運動，風潮頗烈，發起者爲北京大學，學生分兩派，一派是畢業派，一派是在學派，畢業派八十人，正在前門外香廠廣東飯館聚餐，商議攻擊曹汝霖，章宗祥之事時，而在學派則排隊出發，直赴東城趙家樓矣，燒燬曹宅，毆打章宗祥，若非某日人竭力救護，則章宗祥被毆而死矣，厥後章宗祥甚德某日人，維持某日人之生活，至十餘年之久。

十月一日，直隸，（今之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湖北等省，選舉代表，進京，向政府請願，其請願書之內容如次，

一，山東省中國主權未恢復以前，巴黎講和條約，不能簽字，並不能與日本直接交涉，

- 二，關於二十一條，軍事協定，高徐，順濟，滿蒙四鐵路之條約，及膠濟鐵路契約，並各種密約，一概取消，
- 三，要求外交公開，及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 四，解散安福俱樂部，
- 五，要求取消山東督軍張樹元，師長馬良之山東戒嚴令，

十二月二十八日，前大總統馮國璋，在南京病逝。

權利回收熱，爲當時中國一般新進家之中心思想，然愛國熱忱，固屬應有，而操之過激，亦不相宜，國無實力，遑言收回權利，只憑三寸不爛之舌，周旋晉接于壇坫之間，用心良苦，其奈不能見諸事實何，自南京條約，締結以後，庸臣誤國，宵小誤國，軍閥誤國，愛國男兒，熱血潮湧，慨國家之不振，歎民族之不競，奔走號呼，冀挽頹勢，然而先人貽禍，後人負責，此中痛苦，惟當事者知之，不能遷怒他人也。

民國九年，巴黎講和會議，關於山東交還問題，中國全權團之宣傳，頗見效果，自民國七年以來，中國各地學生排日運動，漸見具體化，。段瑞之安福派與曹錕，吳佩孚之直隸派，相爭日烈，駐紮湖南衡州之吳佩孚，不服從討伐南方之命令，而于三月底，自動撤兵，五月底，離衡州，六月歸洛陽，是時，湖南軍隊佔領長沙，驅逐安福派督軍張敬堯，而安福，直隸兩派之關係，愈見險惡，恰巧，奉天張作霖因安福派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取消外蒙庫倫政府之自治，頗覺無謂，乃帶兵入京，武力調停，在京漢線方面，與直隸軍共同包圍北京，安，

直兩派，正面衝突，遂不可免，七月三日，曹錕，吳佩孚發通電，聲討徐樹錚及安福派議員，段祺瑞亦於是月七日發宣言，彈劾曹，吳，九日，強迫徐世昌免曹，吳之職，並加懲罰，組織定國軍，與直隸軍一決雌雄。

自民國七年，第二屆國會開會以後，即鬧意見，組黨派，辦報館，互相攻擊謾罵，直同村婦之罵街，議員終日高車駟馬，花天酒地，揮金如土，以民脂民膏，而縱欲敗度如是，無怪人民側目，列國鄙視也，積之愈久，異黨生怒，徐樹錚雖是幹才，然年少氣盛，太露鋒芒，是時之安福派，真指天劃地，惟我獨尊矣，張作霖兩次進關，助長內亂，殊不足取，長辛店大砲一鳴，段氏敗北，一變而爲直隸派之天下，若以此種勇氣，用之于整個國家，則南北不分，內亂自泯，長足之進步，不指日可待乎。

七月十五日，長辛店方面，直皖戰爭，遂至開始，十六日，廣東政府亦發通電，聲討段祺瑞，吳佩孚之勢力忽強，安福派大敗，十七日，段祺瑞通電辭職，二十九日，發徐樹錚懲罰令，八月三日，安福俱樂部解散，此次戰爭，由于徐樹錚，曲同豐等之輕舉妄動，準備不足

，擅開兵釁，一敗塗地，逃亡流離，直派徹底窮追，彼等之生命財產，有如風前之燈耳，徐樹錚感覺自身之危險，與同志之困難，于七月下旬，訪問日本駐京公使小幡西吉氏，請求保護，小幡氏詳細詢問後，按國際慣例，允許收容，乃派三等書記官西田畊一氏，迎是等逃難政客于東交民巷正金銀行前之馬路之上，分別收容于日本守備隊兵營之內矣。

民初國會初開，一般所謂政客者，道德學問，均無相當之素養，甚至胸無點墨，而以金錢之勢力，當選爲議員，無主張，無信念，隨風轉舵，惟利是視，惟勢是趨，受人利用，犧牲名節，或至斷送性命，此種代議士，真笑煞通人矣，徐樹錚予智自雄，目空一切，以爲天下豪傑，無出我之右者，終至四面楚歌，不崇朝而亡矣，乞援東鄰，如喪家之犬，迴憶當年之威風，果安在哉，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徐樹錚有焉。

當安福派逃入日本公使館時，直隸派向各國公使，要求不能保護安福派之逃竄者，公使團卽開會議，講善後措置，由前任法國公使克萊恩，及英國公使台尼，發表意見，謂「此時公使團，有與現在當權者，

進行一切交涉之必要，故宜容納直隸派之要求，驅逐安福派之逃竄者，「此種決議，乃是英國所嗾使，顯然易見，英國向來袒護直隸派，美國對於此種提議，亦極端贊成，意大利表示贊意，而與段派有密接關係之日本舉動，頗堪注意，于是日本小幡公使縱觀大勢，表示同意，並提出兩個希望條件，

一，與本事件類似之事，前有民國六年七月張勳復辟運動失敗時，段派追擊，復辟派逃入荷蘭公使館，此先例也，此後東交民巷公使團，應聲明從今以後，所有中國一切國事犯，概不收容，

二，此等中國政客，求外人庇護之事，不但北京一隅，各租界亦恒有之，此後北京以外之一切租界，亦不得收留政治犯人，關於此，應嚴行約定，

此種反擊法，各公使默無一言，若加以反對，則將來有陷于困難之虞

，乃英公使台尼氏，首先發言，討議之結果，仍依向來之通例，而收容之，小幡之主張，既已通過，乃將徐樹錚等八要人，及四十五名政客，收容于日本守備隊內，其結果，小幡氏于八月九日，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長，同時將其始末，通告于外交團主席法國公使，其通告內容如次，

徐樹錚，段芝貴，朱深，梁鴻志，曾毓雋，姚國楨，姚震，王郅隆等八人，來敝國公使館，求保護，敝國公使館鑑于國際上之通義，尤以中國許多之事例，認爲事情之不得已，而決意對於以上諸人，加以適當之保護，並收容于公使館護衛隊營內，以上諸人，在收容所內，嚴重告誡其不得干涉一切之政治，並斷絕其與外部之交通，本公使將上述之情形，通告于貴代理總長，請貴國政府諒解敝公使館採取之方法，全無政治上之意味，以上諸人，所享受之保護，並非因其所屬政派之如何，而得特別之待遇，因彼

等不屬於其他政派之故，公使館不能拒絕其收容保護。

中國之醜，中國人自身傳播之，中國之弱點，中國人自身暴露之，既無治國平天下之能力，則讓之他人可矣，何必興兵動衆，危害閭閻也，乃不此之圖，仗恃烏合之衆，與異黨決勝負，勝則爲王，敗則爲寇，數千年傳統之封建思想，牢不可破，所以時時存僥倖之心，時時有借外援以驅家奴之願，此種劣根性，中國人特有之，真末如之何也已矣，試觀租界之內，高樓大廈，金碧輝煌，所銷耗者，民財也，所藏匿者，亡命也，平日作福作威，魚肉小民，逃遁，則託庇外人，逍遙法外，一舉兩得，無怪乎政局之日亂，而國家之日衰也，自己鬧家務，牽動東西鄰，好亂之徒，逞私忿而害公益，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矣。

直隸派要求引渡徐樹錚等人，日本拒絕之，日本保護彼等至三年之久，（民九，十，十一，）彼等最初用奇妙之方法，要求接見家族，繼則嫌收容所太狹隘，另建新屋以保護之，十一月十四日，夜闌人靜時，徐樹錚單獨脫出，因之釀成中國政府與日本公使館間之絕大糾紛，是年，廣東軍政府分裂，廣西派之岑春煊被逐，

勞農俄國政府，以加拉罕之名，發表對華第一次聲明，極東蘇維埃代表優林氏，于八月入北京，此爲中國共產黨之萌芽，廣東省長陳炯明與孫文發生意見。

民國十年，一月，四國銀行團成立，中日軍事協定取消，世界大戰終結，英美派抬頭，開灤煤礦大罷工，似受共產俄國之影響，一月八日，四川劉湘通電宣言自治，三月，前清端郡王載漪來北京，復辟謠言蠶起，北京頓現不安，外交團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政府發佈復辟謠言之禁令，四月五日，載漪歸還甘肅原處，四月七日，廣東舊國會開會，舉孫文爲大總統，由是南北政府，成對峙之局，二十日，北京公使團聲明否認廣東政府之孫文大總統，十月，華盛頓會議開會，係美國政府所發起，中國政府任命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伍朝樞爲全權代表，十一月，中國代表提出要求案，(一)關稅，(二)治外法權，(三)租借地，(四)特殊勢力權利，(五)駐兵，郵電，電報，交通，

(六)山東問題及二十一條，上述六項，即所謂權利回收熱是也，直系得勢以後，靳雲鵬再三組閣，由曹錕，吳佩孚等軍閥支配之。

民九民十，中國政局，頗覺混亂，北京一政府，廣東亦一政府，北京組織統一委員會，網羅一般政客，南方亦開國會，招徠國會議員，針鋒相對，有若敵國，中南海之瀛台，即當日統一委員會之舊址也，奈中國人愛國心太薄弱，只知叫囂浮躁，不知深沉去幹，政府雖分南北，而所謂政客者，則是一邱之貉，僕僕風塵，徒耗國帑，于國利民福，毫無裨益，可惜大好河山，自己蹣跚，優秀民族，自己摧殘，間有許多地方，上外人之當，而自身昏憤之咎，則不能辭也。

民國十一年，安福系策士梁士詒，葉恭綽，張弧等，大肆活動，運動張作霖，與直系之虎威相對抗，張作霖對中央素抱野心，遂決意武力統一，于四月，帶兵進關。

張作霖進關，而大禍成矣，梁士詒組閣，而直系忿矣，直系得之于安福之手，而失之于交通之徒，(梁士詒，葉恭綽皆交通系之首領)，張作霖懷抱野心，別有作用，而戰禍連綿，民不安生，軍閥誤國，可勝歎哉。

于是乎，馮玉祥，曹錕，先發反對張作霖進關之通電，四月二十五日

，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蕭耀南，田中玉，趙倜，馮玉祥，劉鎮華等，通電宣佈張作霖十大罪狀，二十九日，直奉兩軍衝突，即第一次直奉戰爭是也，此戰也，張作霖敗北，宣言東三省獨立，大總統徐世昌辭職，黎元洪應曹錕，吳佩孚之要求，由天津回北京，任大總統，以廢督裁兵爲條件，六月七日就職，各國承認之，六月十七日，廣東陳炯明起兵，欲驅逐孫文，廣東各界，贊成陳炯明，孫文遂下野。

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一戰而勝，由高碑店（京漢線）方面，驅逐張作霖至天津以東，吳佩孚駐防豐台，旋赴保定，某日人往謁之，吳氏大發議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某日人氣沮，未得發表意見，而回北京，是役也，聞主其謀者，爲某大總統，是耶非耶，個中人自知之。

是年，中日交涉，交還山東，遂告成功，二月，在華盛頓成立九國對華條約，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氏與外交部長王正廷，根據華盛頓條約，成立山東交涉問題。

自華盛頓會議，日本交還山東問題，遂告成立，中國政府，在北京外交部街，設立督辦魯案公署，任命王正廷爲督辦，與日本訂立關於山東問題之細目協定，當時山東一部分人反對王正廷甚爲劇烈，而力量甚微，無結果而終。

十一月二十日，岳飛（俄人）通告極東共和國與蘇維埃合併，中國共產黨，決議支持國民黨，全國鐵路大罷工，北京衆議院于十一月，議決中日條約無効。

斯丹林西守東進之說出，而俄國之赤化中國，遂成定局，鮑洛廷，加拉罕，岳飛諸人，相繼來華，利用國民黨，擴張勢力，初則猖獗于華南，繼則稱雄于陝甘，終則蹂躪于華北，此皆國民黨首鼠兩端，忽而國共合作，忽而國共決裂之所致也，假使最初不與共產黨合作，則中國何至有今日之大禍，不慎厥始，鮮克有終，其是之謂歟。

十年前之花花絮絮

民國十二年，直隸派奄有北京，吳佩孚爲天之驕子，欲舉曹錕爲大總統，種種策劃，以實力駕御國會，而統率羣將，因之，蕭耀南，張福來，王汝勤，孫傳芳，王懷慶，王承斌等，羣起反對，張作霖，段祺

瑞，孫文，黎元洪等，互相聯絡之說，又見頻傳，于是工作進行，壓迫黎元洪，黎于五月十三日，隻身逃天津，直隸派乘機收買國會議員，十月四日，公佈修正國會組織法，五日，選舉曹錕爲大總統，十日曹錕由保定進北京，宣誓就職，宣佈中華民國新憲法，吳佩孚武力統一之強硬政策，漸漸實現，而安徽，浙江，江西，江蘇，福建等省，反對吳氏，舉行五省聯盟，形勢依然不安，以曹錕之大總統爲分水嶺，而直隸派之勢力，逐漸低下，廣東驅逐陳炯明，舉孫文爲大元帥，孫文以聯俄容共之旗幟，改組國民黨，宣佈建國大綱，聘俄人鮑洛廷爲顧問，發表岳飛，孫文之共同宣言，斯後之國民革命準備工作，卽于是年完成，然以英美爲後援之直系之北京政府，于三月十日，向日本要求交還旅順大連，孫文一派，完全與俄國相結納，當世界大戰時，日本對華，頗佔優勢，而情形如斯，日本勢力，急轉直下，排日之風，瀰漫于全華。

吳佩孚逞其武力，實行擁曹，黎元洪去，收買議員，每人五千元，而賄選成功矣，五省聯盟，孫文聯俄，中國大勢，又趨緊張，而中國政府，向日本要求交還旅大，釀成排日之風潮，隱伏異日之禍根，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親仁善鄰，彼等殆未之思耳，自賄選告成，而南北分裂，聯俄說興，而共產肆虐，赤氛遍于全國，荼毒達于四億，英美逞其詭計，離間挑撥，極侵略之能事，日本備受排擠，袖手旁觀，無置喙之餘地，軍閥禍國，官僚欺人，政客喪心病狂，學者利令智昏，莽莽神州，闕若無人，茫茫大陸，時局已危，嗚呼噫嘻，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不能不歎息痛恨于中國政治之太惡劣也。

民國十三年，（甲子年）反對直系者，努力結合，乃當然之事，就中段祺瑞，孫文，張作霖之三角同盟，有相當之脅威，九月一日，浙江，江蘇，發生衝突，四日，盧永祥發討伐曹錕之通電。

輓近之中國人，學養太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古訓，不知加以玩味，惟知窮則怨天尤人，達則縱欲敗度，以致立身不能爲正人，出仕不能爲良吏，觀于民國之各黨各派，往往其言論動作，前後判若兩人，所以招人之輕視，而引人之嫉妬也，直派當國，成績若何，較之安福系，果有優越之處乎，乃不知覺悟，一意孤行，造成段，孫，張之三角同盟，而有第二次之直奉戰爭，山海關一役，吳佩孚一敗塗地，從此直派一蹶

不振，抱恨終天，真有不勝其扼腕者矣。

是年奉天之張作霖，乘機進兵關內，第二次直奉大戰，從此開始，在山海關，互相對峙，達一個月之久，奉直兩軍，一攻一守，戰爭極爲劇烈，十月二十三日，直系之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豎叛旗，在北京行「苦迭打」政治，監禁大總統曹錕，山海關之吳佩孚軍大敗，向天津方面退却，吳佩孚爲馮軍所敗，隻身由海路，經漢口，還洛陽，更出奔湖南，而蟄居紫禁城內之宣統皇帝溥儀，因不堪馮軍「苦迭打」之行爲，而避難日本公使館。

逼宮禁曹，乃馮玉祥過激之行爲，實行倒戈，亦馮玉祥不道德之舉動，說者謂馮玉祥于吳佩孚有夙怨，其或然歟，直派傲氣凌人，罷黜賢士，猶以爲戰勝必操左券，孰意馮玉祥由熱河撤兵，直系諸人，竟茫然不知，猶大肆宣傳，謂吳軍將佔領錦州矣，而晴天霹靂，九門口一役，吳軍潰敗，其中殆有天意歟，至于宣統居宮，原極順適，而馮玉祥竟強迫外出，並取消優待皇室條件，及每年之四百萬元，于是滿人離心，中國從此不安，

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就任爲臨時執政，開時局善後會議，張作霖與孫文，亦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京。

是年也，俄國關於新中國問題，漸有表面上之表示，蔣介石由莫斯科回廣東，于六月，開黃埔軍官學校，五月俄國與北京政府，改訂締結中俄通商條約，加拉罕任第一任大使，十月俄國與滿洲，關於中東鐵路問題，成立奉俄條約，八月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爲打倒帝國主義運動之前驅，舊國民黨張繼等，反對聯俄容共，離去廣東，而國民黨之正流，遂爲共產系所把握。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遂分新舊兩派，新者跋扈，舊者憤懣，共產系乘機而入，操縱中國政局，中國當局，不加深思，墜其術中，並欲利用共產，赤化中國，所謂蘇維埃政府者，遍地成立，一念之差，貽害無窮，認識不清，釀成大禍，追本溯源，彼主聯俄容共之說者，真罪該萬死矣，何者，中國有中國之國統，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之個性，假使欲強中國，必顧國統，復興中華民族，必發展中華民族之個性，乃能循序漸進，擴大大昌明，斷未有拋棄國本，祖述外人，而能躋國家于富強，登人民于康莊者也，不學無

術，妄談治國，己身不修，竟言治人：是何異緣木求魚，愈求治而治愈遠矣，昌勝浩歎。

民國十四年，一月四日，段執政政府，完全仰張作霖之鼻息，任馮玉祥爲西北邊防督辦，張作霖勢力擴大至長江一帶，直隸之李景林，山東之張宗昌，江蘇之楊宇霆，各爲督辦，各與南方之孫傳芳，西北之馮玉祥，相對峙，二月十三日，開時局善後會議，段（祺瑞）孫（文）意見不合，國民黨聲明不參加，出席者八十六名，趙爾巽當選爲議長，湯漪當選爲副議長，並無何等結果，三月十二日，孫文病逝于北京，年六十四，執政政府發佈國葬命令，十月十六日，楊宇霆入江蘇，孫傳芳通電，討伐張作霖，驅逐楊宇霆，而奪回江蘇，張作霖與馮玉祥結不戰協定，欲大舉殲滅孫傳芳，忽而郭松齡倒戈，戰局遂見動搖，當郭松齡起事之時，馮玉祥編成國民軍，與郭軍相策應，京津一帶，漸爲烽火所蹂躪，國民軍佔領北京，天津，然郭松齡敗北，馮遂宣言

外遊，潛入俄國。

十月二十六日，段執政政府，在居仁堂，召開關稅會議。

關意見，逞私忿，培私力，滅他人，試讀一部二十四史，幾乎篇篇如是，民國以來，仍是蕭規曹隨，爭奪地盤，搶掠政權，搜括金錢，汲汲不遺餘力，張宗昌督魯，苛捐雜稅，人民苦不堪言，地丁，錢糧，竟征至十餘年之久，此種辦法，簡直是土匪行爲，官吏如斯，國政尙堪名狀乎，郭松齡倒戈，已有前車之鑑，綜之民十四十五年，是混亂時代，中國良民，懷抱不平，抑鬱以死者，不知若干百千也，所不可解者，名人學者，亦屈伏于惡人之下，而甘心事之，不知羞恥爲何事，其能免于正人君子之口誅筆伐乎。

關於關稅會議問題，另有專書，異日公佈。

民國十五年，馮玉祥外遊後，國民軍由鹿鍾麟指揮之，張作霖與馮派相通，欲行「苦迭打」政治，段執政聞變，逃入使館區域，曹錕被禁，已一年有半，經鹿鍾麟之手，釋放之，然國民軍受吳佩孚之攻擊，退至南口，至八月十五日，在該地受奉直兩軍之猛襲，而國民軍撤退，

段執政于十七日，再行就職，吳佩孚下令逮捕段派要人，段執政于二十日通電下野，隱匿公使館區域，旋赴天津，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亦于是時停止開會，七月三日，正式公佈停止會議。

直奉戰爭，直奉合作，出爾反爾，以勢利爲結合，吳佩孚駐節漢口，組織討賊聯軍總司令部，聲勢煊赫，睥睨一世，吳氏由漢口赴北京，所乘之火車，綿延亘里許，氣象之偉大，有如王者，而其謙恭下士，優禮外人（友邦佃信夫）則有足多者，某外人赴漢口，謁吳氏，先吳氏一日，回北京，乃車至廣水南之某小站，車頭損壞，不能行，候至次日，（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而吳氏之車至矣，某外人大呼停車，吳氏開窗視之，急命某外人登車，溫語慰之，並留一車頭而去，此種風度，吳氏可謂俠義之士矣。

南方政府，自孫文死後，唐繼堯忽就任爲副元帥，欲爲孫文之後繼人，而赴廣東，然國民黨代理大元帥胡漢民，改組政府，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國民政府，爲廖仲愷，汪兆銘等十六名之會議制，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暗殺，在此騷擾之中，陳炯明軍，又由汕頭進佔海豐，陸豐一帶，惠州亦歸其手，與此事件有關係之許崇智，遁上海，胡漢

民亦因廖仲愷事件之嫌疑犯，而被捕捉，乃以代表之名，逃往莫斯科，國民政府，漸歸于蔣介石之手，蔣介石于九月自任北伐軍總司令，率領七軍，意氣軒昂，由廣東出發矣。

民國成立，干戈擾攘，爭權奪利，毫無暇晷，甲上台，則發宣言，乙上台，則有佈告，冠冕堂皇，舞文弄墨，而究其實際，則言行相違，欺人欺己，逞淫慾，縱貪婪，殘殺志士，強奸民意，構成內亂，騰笑列國，猶復大言炎炎，妄自尊大，不度德，不量力，遠交近攻，以夷制夷，倒行逆施，神昏慮亂，牝雞司晨，宵小得志，紀綱廢弛，廉恥喪盡，教育頹廢，實業衰殘，農村破產，民不聊生，而所謂達官偉人者，則高樓大廈，呼盧喝雉，左擁右抱，徜徉街衢，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桀討隋燹，不足以喻其昏，獻忠李闖，不足以盡其惡，中國自立國以來，未有如是之無道者也，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經賢傳，視爲陳腐之物，孝弟忠信，認爲不經之談，模倣歐美，盡棄所學，舍己芸人，靦不知恥，戾氣所積，遂有蔣介石之北征。

蔣介石僻處嶺南，原無逐鹿中原之能力，只因北洋軍閥，太無出息，所以授蔣以柄，如破竹之勢，直搗黃龍，蔣介石于北伐前，偕宋美齡赴日遊歷，日本在野名士，佻信夫氏

晏蔣于其私邸，謂蔣曰，『北洋軍閥，行將滅亡，此時北伐，乃天假之機也』，蔣氏回國，與宋美齡結婚，遂抹馬厲兵，預備北征，而大事成矣。

蔣介石之國民革命軍，蠡擁北上，張作霖將北方軍閥，結成一團，組織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以各省督辦爲副司令，抵禦蔣介石，然北伐軍如入無人之境，于九月擊破十四省聯軍，十一月取九江，孫傳芳由湖口，逃入南京，旋赴天津，求救于張作霖。

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武漢政府成立，國民黨左派，陳友仁，宋子文，孫科，徐謙等，因蔣介石獨攬軍政兩權，表示反對之意，而蔣介石之北伐軍，則着着攻略長江沿岸，三月二十二日入上海，二十三日佔南京，當時惹起世界之視聽，所謂南京事件，卽于此時發生，蔣介石推倒武漢政府欲樹立三民主義之南京政府，于四月十八日，由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組織南京之國民政府，五月，北伐軍渡長江，追擊安國軍，轉向山東濟南，開始總攻擊，日本

田中內閣之第一次山東出兵，卽此時也。

北洋軍隊，不下數十萬，一遇強敵，如摧枯拉朽，可知外強中乾之不足恃也，武漢政府，偏于左傾，南京政府，則爲右派，左右抵觸，安能並存，厥後鄧演達死于蔣介石之手，卽爲報復宿怨之故，南與南爭，北與北鬪，中國人之好亂歟，抑國運使然歟，南京事件，山東出兵，均爲中日感情破裂之明証，因內亂而釀外交，損失大矣。

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就任爲陸海軍大元帥，而馮玉祥，閻錫山，原爲安國軍之一部。對於張之行動，頗存觀望，遂與國民革命軍，共同作戰，華北形勢，漸趨危險，七月五日，日本第一次出兵，派青島駐軍，遄赴濟南，因南北政府與武漢政府之合併問題，北伐軍有與北方妥協之必要，乃互派代表，開始和議，七月二十日，交涉決裂，更由蔣，張，閻之間，開始妥協，于是南京，北京，山西之三角同盟，宣告成立，而又未實現，八月六日，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爲打倒共產黨及北方軍閥，組織反奉派聯盟，在此期間，武漢政府，驅逐鮑洛廷及其他俄國人，進行與南京政府合併問題，然南京政府，反蔣空

氣，頗爲濃厚，蔣介石遂于八月十三日，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而亡命日本，蔣下野，南京，武漢兩政府，合併成立，八月十九日，武漢政府通電遷都南京。

張作霖爲大元帥，奉派趾高氣揚，不可嚮邇，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所以閻，馮觀望，促成三角同盟，而奉派倒矣，奉派倒，武漢併，南京政府，安如磐石。

當是時也，國民黨分南京，武漢，西山三派，不斷葛藤，北軍于八月，奪回南京對岸之浦口，南北兩軍，隔長江，呈對峙之姿，日本之山東派遣軍，遂即撤退，山西之閻錫山，于九月末，對張作霖大元帥，頗懷不滿，遂開戰端，十月，望都一戰，閻氏敗北，遁歸山西。

民國督軍，惟閻錫山在位最爲長久，故山西建設，亦較他省爲優，假使閻氏堅持山西門羅主義，不爲政客所動，則山西之省政，必能蒸蒸日上，而閻氏之地位，亦不致爲他人所覬覦，惜閻氏意志不堅，欲問鼎中原，混入北洋軍閥污濁之漩渦，從此沾泥帶水，與其他軍閥，竟同一邱之貉，然則閻氏誤矣。

南京政府與武漢唐生智，廣東張發奎，發生衝突，頗爲所苦，十一月

十一日，唐生智通電下野，赴日本，是月十日，蔣介石由日本回中國，國民黨又推蔣爲總司令，何應欽爲前敵總指揮，整備北伐陣容，一舉而陷浦口，十二月十六日，取徐州。

唐生智憑藉武漢勢力，妄開釁端，不旋踵而敗矣，蔣介石復回中國，再整陣容，北洋之命運終，而南京之勢大矣。

民國十七年，二月七日，南京政府，任命內務薛篤弼，外交黃郛，財政宋子文，交通王伯羣，司法王寵惠，各爲部長，二月中旬，蔣介石在河南開封，與馮玉祥，閻錫山，開三巨頭會議，第一蔣，第二馮，第三閻，第四李宗仁，分爲四集團軍，進攻天津，四月九日，對津浦線之奉天軍，下總攻擊令，入山東，經臨城，曲阜，于四月十六日，佔領濟寧，包圍濟南爲半月形，濟南又見危急，日本政府（田中內閣）以保護居留民之名義，實行山東第二次出兵，日本第六師團，于二十六日，開赴濟南，當警備之任，北軍之孫傳芳，張宗昌等，于三十

日夜，相繼由濟南逃出，開始總退却，南軍不戰，而于五月一日拂曉，進濟南城。

北軍脆弱，南軍勇猛，大勢所趨，已成定局，惟日本向山東出兵，頗惹一部分人之誤會，田中又是豪爽之男子，對於中國大勢，極爲明瞭，其所以向山東出兵者，必胸有成竹也。

五月三日，北伐軍與日本軍發生衝突，卽所謂五三慘案是也，兩軍相搏，演成罕見之市街戰，與攻城戰，亘九日間，至五月十一日午前二時，日本軍完全佔領濟南城，日本第三師團，下第三次出兵之動員令，驅北伐軍于泰安以南，在此期間，南北兩軍，在京津方面，形勢險惡，衝突迫于眉睫，日本政府，發表宣言，防止此次戰亂，波及于滿洲，妨害日本之權益，萬一發生他虞，則日本必講適當之措置。

五三慘案，爲中日兩國間之大不幸，因些須誤會，而演成大流血，濟南市橫尸纍纍，血流成渠，濟南城樓，用大砲轟擊紛碎，望之酸鼻，幸而日軍紀律嚴明，尙無欺壓民衆之舉，當時濟南總領事西田畀一，（卽今之山東省公署顧問）周旋于兩者之間，頗著功績。

濟南陷落，北京政府，發生動搖，張作霖決心主戰，日本芳澤公使恐戰禍及于京津，勸告張作霖，將「京津和平授受」，張作霖不聽，然觀察大勢，奉軍極爲不利，張作霖于六月一日，在大元帥府，招請外交團，聲明退出京津，爲別離之周旋，北京善後，託元老王士珍主持之，張作霖于六月三日，午前一時十五分，偕幕僚回奉天去矣，次日午前五時半，黑龍江督辦吳俊陞，在京奉路炸死，年五十六，三日午前十時津革命元勳前大總統黎元洪，在天津私邸，患腦溢血症急死，年六十一。

北軍退出，南軍進京，北京局面，又爲之一變，迴憶北京一隅，幾經滄桑，感慨曷極，屢經變亂，北京終未破壞，是亦不幸中之大幸耳。

六月八日，奉軍由北京退出後，北京治安由王士珍之治安會議維持之，青天白日旗，飄搖街衢，而首先入北京者，乃山西軍也，至是蔣介石之北伐軍，完全成功，七月六日，在西山碧雲寺孫文靈前，舉行北

伐成功報告祭。

書至此，暫時擱筆，屈指計之，僅三十餘年耳，在此三十餘年之間，中國是何種狀態，中國人是何等情形，南軍入京，又是一番新景象，設黨部，派黨員，改絃更張，從頭着手，然而中國之損失大矣，何者，周而復始，俱是一套把戲，並無特殊之作法也。

結 論

國人讀此書，是否有動于中，中國有今日，果是何人之過，從今日起，痛改前非，確定信念，樹立國是，觀察世界大勢，熟考本國情形，對症發藥，本直道而行，國政或有轉機歟。

四十四年落花夢

初版

定價二元

再版

增加1 日清戰爭 2 庚子事件 定價二元五角 預約二元

三版

增加1 日俄戰爭 2 直奉戰爭之張作霖 定價三元五角

預約三元

王朝佑正在編著中之書籍

- 一，中華民族性
- 一，北京古蹟考
- 一，中國關稅會議
- 一，日本征伐臺灣記
- 一，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
- 一，日俄戰後之滿洲
- 一，一聲歎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 貳元

著者 王 朝 佑
作人 兼

校對人 王 珍 惠

印刷人 中 華 印 刷 所

發售處 北京府右街乙二十八號
王宅電，西，二二四〇

代售處 輔 助 廣 告 社

和外南柳巷十三號
電話南局〇六六三

卷之四

卷之四
世宗皇帝
御製
聖訓

四